

灯下书

文学的力量

| 杭建春 文 |

《文学的力量》这个题目已经在我脑海里盘旋多年，一直没有落笔成文，是因为觉得题目太大，自己学识浅薄，难以驾驭。自己年轻时就喜欢文学，虽然没有什么文学建树，但文学的力量却始终在拨弄我的心弦。

今年7月14日中午，我在微信上与莫言老师聊天时，收到了莫言老师发来的一篇小文，说是陕西电视台一位朋友给他发的，文中提到：“莫言的文学作品唤醒了”他“病残之后豁然休眠的右肢，促发了他的内分泌觉悟，使其重振了生命的活力、创造力，以及生命的无限可能性”。我眼前突然灵光一闪，原来大题目是可以用小篇章来书写的，原来文学还能使人感悟生命，可见其确有能力，并且力量奇诡。于是我不自量力，写下了下面这段七零八落的文字，也算了却一桩心愿吧。

莫言老师是我上军校时的政治教员。当时他还是穿两个兜的战士装，后来赶上了战士直接提干的最后一趟末班车。他提干后被调到北京解放军某部政治部，我毕业后也分配在了与他同一个部队的司令部。在军校时，因为我的钢笔字写得比较工整，他就经常让我帮他誊抄他的小说稿。毕业分配后，他仍然让我帮他誊抄。慢慢地，我也喜欢上了文学，喜欢上了写文章。1984年莫言上军艺后，他还是打电话让我到海淀魏公村那里的军艺去拿手稿帮他誊抄，直至我1987年9月调往无锡。

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。当我们沉浸式阅读某部好的文学作品时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融入作品所营造的场景，我们会跟着作品中的人物哭、笑，跟着爱，跟着恨。

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身心愉悦体验过程，文学的这种功能性作用，我姑且称之为“文学的力量”。这种力量是无形的，潜移默化的，有时候又是急风暴雨的。这力量柔绵如

丝，浸润肌肤，沁人心脾。这力量不是铁，却比铁还硬；这力量不是钢，却比钢还强。

就拿莫言老师的早期作品《红高粱》来说吧。我是《红高粱》手稿的誊抄者和第一个读者，当初，《红高粱》的手稿是莫言老师让我到北京万寿路那儿的中组部招待所里去取的。他那天很慷慨地请我在招待所楼下的一家小面馆里吃了一碗羊肉面，我就揣着《红高粱》手稿，坐了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回到了部队大院。一周后，我将工整誊抄在方格纸上的《红高粱》连同原稿，交到了莫言老师手中。那会儿我年轻，也算是文学青年，对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还停留在浅表层次，交完稿也仅仅是象征性地说了些语言呀，情节呀，故事结构呀之类的教科书式的想法。其实那会儿是有想法的，只是没有很好表达出来或者说不会表达，至少内心充满了一股澎湃的力量。后来出版的《红高粱家族》是由相对独立的《红高粱》《高粱酒》《狗道》《高粱殡》《奇死》五个中篇组成的。

读过一遍《红高粱》小说的张艺谋，将《红高粱》拍成了电影；读过三遍《红高粱》小说的闫爱华又将《红高粱》拍成了电视剧。因为《红高粱》红遍神州大地，电视剧拍摄地政府在原外景地的基础上，建起了红高粱旅游景区。每逢五一、十一长假，车辆拥堵，游人如织。这是莫言老师始料未及的。

这一现象是不是《红高粱》精神力量的辐射效应呢？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莫言老师概括的十六字红高粱精神：正直向上，坚韧顽强，宽容淳朴，奋斗争光。

《红高粱》是一部战争题材作品，它描写的“我”爷爷和奶奶在抗战期间轰轰烈烈、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，极大地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审美认知。

“我”的爷爷余占鳌，他是高密东北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，却又是

精忠报国的抗日英雄。他土匪的行径因英勇无畏的抗日壮举而被宽宥，甚至被他的后人引以为傲。对于这样的人物形象，我们很难用世俗的、传统的评判标准来区分他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我们看到的“我”爷爷，野性十足，形骸放浪，不愿受制于任何一方势力，但在民族大义面前，他毅然率领他“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”的游击队，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40多个鬼子官兵。尽管他是土匪，但他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纪律严明，他大义灭亲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因强奸民女就地正法。他的正直向善之举为他赢来了满堂喝彩，不仅激励了高密东北乡当时当地的父老乡亲，还鼓舞了许许多多后来者为之赴汤蹈火、浴血奋战。

“我”奶奶戴凤莲，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，敢作敢为。她在高粱地里与“我”爷爷野合时所迸发出来的绚丽灿烂的情欲令无数读者为之震撼，为之动容，为之礼赞。这是两颗心灵的盛大愉悦，是冲破封建礼教藩篱后的感情奔放，是追求爱情自由的无奈又坚毅的选择。这场野合，奶奶得到了爷爷的真爱，这份真爱化作了一股坚韧顽强的抗日力量，造就了高密东北乡抗战史上两位英雄。

有必要交待一下故事的发生地高密东北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用作家莫言的话描述就是：“最美丽最丑陋、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，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，这就是高密东北乡。”

读完《红高粱》，我们一定记住

片羽

面拖蟹

| 杨庆鸣 文 |

金秋送爽，丹桂飘香。正是菊黄蟹肥时。吃蟹，九月尝鲜，十月知味。挑蟹要看青背、白肚、金毛和红嘴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印象最深的菜有三只，即瓜蒌头响堂片、生麸面筋和面拖蟹。这几只菜是老祖母拿得出手的传统菜。瓜蒌头响堂片，一般要到春节过年才能吃到，用豆腐干切成三角片，加笋干、黄豆芽、油豆腐、黑木耳、白萝卜片，放茴香、香糟烧成一大盆，要吃到正月半才收场，此菜浓浓的香糟味道好，正餐早餐皆受用。生麸面筋，是用粘成一团的生麸捏在手里，当煤炉上的水烧得滚开时，即用生麸酿鲜肉，包成后放在汤里煮，水烫自然凝结成汤包，皮薄卤多，汁鲜味美，鲜肉是事前用葱、姜、酒、细盐调制好的，生麸面筋汤还可放些茭白块，这道菜，我祖母的女婿，即我的姑夫，最爱，丈母娘知道女婿要来，必做无疑，自然，几杯酒相佐，吃得眉开眼笑，一直称丈母娘手艺好。

还有一只菜，即是金秋面拖蟹。

了“我”爷爷和“我”奶奶以及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血血红红的高粱地。我们当然忘不了那场悲壮的抗日战斗。在这场战斗中，“我”奶奶挑着“一担沉重的”“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的排饼，升到了天国”，实现了人生的升华。

读完《红高粱》，我明白了文学具有的力量。文学的力量，授人于无形，助人于无声，益人于无言。

无锡二题

| 陆晓鹤 文 |

七绝·夜色

震泽夜色换姿容，
火树银花挂颀穹。
询问谁知孤月梦，
欣闻玉镜万人丛。

七律·太湖

浩渺烟波三万顷，
惊涛骇浪四千年。
肥饶富庶黎民乐，
鸟语花香景色仙。
雨顺风调粮满囤，
钟灵毓秀水清泉。
寰瀛肾脏劬精护，
湿地资源亘古绵。



重 温

摄影 张弦